

中華全國文藝作家協會
北平分會主編叢書之一

魏晉風流及其文潮

郭麟閣 著

重慶紅藍出版社北平分社發行

中華全國文藝作家協會
北平分會主編叢書之一

郭麟閣著

魏晉風流及其文潮

重慶紅藍出版社發行

中華全國文藝作家協會
北平分會主編叢書之一

魏晉風流及其文潮

著 者

郭

麟

閣

發 行 處

重慶紅藍出版社北平分社

東城八面槽七十四號

● 不 准 翻 印 ●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四月 平初版

魏晉風流及其文潮目錄

緒論	一—三
第一章 歷史鳥瞰	三一八
第二章 社會背景	九—一三
第三章 玄學與清談	一三一—四〇
(一) 玄學發達之原因	一三一—一七
(二) 玄學	一七一—二七
(三) 清談	二七一—三七
第四章 風雅韻致	四〇—五〇
(一) 通達	四〇—四一
(二) 服樂	四一—四二
(三) 縱酒	四二—四四
(四) 山水風景園林台榭	四四—四九
(五) 音樂	四九—五〇
第五章 道教組織之完成	五一—五六

(一) 起源	五一—五二
(二) 張陵五斗米道	五二—五三
(三) 丹鼎派	五三—五五
(四) 符籙派	五五—五六
第六章 佛教思想之勃興	五六—六五
(一) 譯經之起始	五六—五七
(二) 譯經代表人物	五七—五八
(三) 重要教義	五八—六五
第七章 建安時代文藝之主潮	六五—七五
第八章 正始時代文藝之主潮	七五—七九
第九章 太康時代文藝之主潮	七九—八九
第十章 永嘉以後文藝之主潮	八九—一〇〇
結論	一〇〇—一〇四

魏晉風流及其文潮

緒論

中國文學自周秦迄遼清，概受兩派思想支配焉：一曰儒家思想，一曰道家思想，儒家論文尚實用貴道德，故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陽貨）又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述而篇）道家論文重自然尚神化，故曰：「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居其華，」（道德經）又云：「庖丁爲惠文君解牛，手之所解，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砉然響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莊子養生主篇）老莊所言，固在道而不在文，但後世論文者，往往標榜自然神化，實淵源於道家也。

此二大潮流在中國歷代文學上，互爲消長，永恆並存；影響所及，磅礴混淆，區分之誠非易事。雖然概括言之，以文體論，論說奏議銘誄，尚實用，貴明理，故受儒家之影響多；詩詞歌賦，貴虛空，忌質實，則受道家思想之感染。以時代論，承平之世，則儒家尊於道；亂離之年，則道又高於儒，興廢繫乎時序，初並無軒輊於其間也。雖然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觀；儒家尊道微聖文學觀雖云正統，已不爲時人所取矣，豪傑之士如王靜安，胡適之無論矣，即今之一般論文者，殆無不知文學貴描寫之自然，性靈之抒發。故以今之眼光論之，魏晉時代，誠中國文

學自覺期也。

兩漢時代，中國文學幾無不受儒家思想之陶冶，文人腰纏六萬，競以周顒大雅爲圭臬，鮮有獨出機軸，發揮性靈者，求如國風，離騷，古詩，樂府，受受乎難。至魏晉而風氣爲之不變。時遭亂離，人心惶惑，厭世悲觀冉所難免；老莊虛無，正投時好。會佛教東漸，經日多，般若所言，與老莊又若合符節，故道家思想風靡一時矣。道家思想既盛，文學自然受其影響，向之廟堂古典文學，一變而爲抒發性靈之浪漫文學矣。此時代之文學，論詩歌則古體五言已登峰造極，狀物寫景，抒情言志，均得心應手，機軸大成；論散文則水經注，洛陽伽藍記，對於園林景物，自然山水，均有飄逸備水之描繪，爲我國文學所初見；論小說則十寶之搜神記，雖事涉幽異，難於徵信，但後世志怪之書多取焉；論批評則魏文典論，陸機文賦，實文學批評之嚆矢。至於文人則多襟懷高邁，任性不羈，毀儲崇老，蔑棄禮法；縱意於塵埃之表，浪跡於山水之中，故發爲詩文，澹遠有致，啓人幽思。余不文，而雅好魏晉，是則此篇之作，殆非無因也。

魏晉文學之重要，已言之矣。但所謂文藝思潮者果何物乎？歷來批評家對於此名詞之涵義，多不一致：有謂文藝思潮，泛指文學上一切創作，與文學理論者；（本間久雄近代歐洲文藝思潮）有謂指文藝上各種創作所表現之思想，如人生觀，宇宙觀者，（郭紹虞中國文藝思潮中大講義）。二氏主張各有所偏，非篤論也。竊謂文藝思潮，兼備二氏之所言，非可分而言之也。故是篇兼採二說：一方面詳論魏晉時代之主要文學理論；他方面則開發作品中所蘊之思想，如是立論，在國內雖係創舉，但余實受二氏之啓迪，豈敢掠美哉。

文藝思潮之涵義既明，對於本篇之結構間架，又不能不爲一言。夫思想者，時代之產物也，文

藝思潮者，時代思想之產物也。故欲洞悉一時代之文藝思潮，則必先知一時代之思想；欲知一時代之思想，則又得先知一時代之歷史社會背景；彼此影響，次第容或有異，但其因果關係，固不可殫滅也。故本書前數章所論，似涉題外，然魏晉文藝思潮實由此而產生，欲作科學方法之探討，安得捨此而不論？其餘諸章概據前人之劃分，便於論述而已。合而言之則厭世，頹廢，談玄，游仙，愛自然固爲魏晉文藝思潮之特點，但分而言之，則「自獻帝播遷，文學遂轉……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並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文心雕龍明詩篇）「正始明道，詩難仙心」。（同上）「晉世羣才，稍入輕綺，張，潘，左，陸，比肩詩衡；采綯於正始，力柔於建安，或析文以爲妙，或流靡以自媚，此其大略也」。（全上）「永嘉時貴黃老，稍尚虛談；爰及江表，微波尚傳，孫綽，許詢，桓，庾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論，（何晏作），建安風力盡矣」。（鍾嶸詩品）是固各有不同矣。至於小說散文則此四期之作風均不相同。然則欲詳知魏晉文藝思潮之特點，固不得不分期而論之也。

第一章 歷史鳥瞰

後漢哀帝崩，朝政日弛。和帝年幼即位，竇太后輔政。竇意以外戚擅權，勢傾朝廷。宦官鄭眾輔帝而黜竇氏黨；以功封大長秋，遂開宦官弄權之端。次及安帝，少帝，外戚宦官，益相凌轢。順帝時，外戚梁冀弄權，毒殺質帝而立桓帝，暴戾益甚。宦官單超等悉殄梁氏。由是宦官遂專政權。當時士大夫尚氣節，評朝政，與宦官常相軋轢。既而陳蕃爲太尉，舉李膺爲司隸校尉，盡殺宦官之

黨。於是宦官誣賈等與太學生爲朋黨，誹謗朝廷。帝乃捕賈等，株連者百餘人，悉禁錮之，是爲黨錮之禍。

當時漢室日衰，鉅猾張氏，假藉黃老，以妖術惑衆，號太平道，率徒衆數十萬起事，是爲黃巾之亂。漢廷命皇甫嵩等討平之。時有騎都尉曹操者，極詐橫暴，任俠放蕩，常從皇甫嵩討賊，有功遂漸爲人知。黃巾平後，餘衆散四方，操擾州郡。漢廷止操爲州牧，以資鎮壓。願自是外權漸重，遂啓羣雄割據之端。靈帝死子辯立，袁紹誅宦官，詎董卓率兵入洛陽而自立其弟，是爲獻帝，自爲相國專政。於是關東諸州，起兵討卓，推袁紹爲盟主。卓乃挾帝遷長安，暴虐益甚。旋爲王允，呂布所殺。卓黨李傕郭汜率兵入長安，殺王允，呂布乃歸依袁紹。與袁州刺史曹操戰不利，又東走依劉備。時備因破黃巾有功，爲徐州牧。當時關中大亂，董承等奉帝還洛，竊召操。操遂入朝遷帝於許。挾天子以令諸侯。袁紹率兵攻許，與操相持於官渡。初董承與劉備謀，共誅操；事洩，操殺承，遂伐備。破備還又與紹戰於官渡，大破之。紹走冀州，發病死，操遂討平之。帝以操爲丞相，威勢益盛。

劉備自徐州兵敗，走荊州，依劉表。操出兵討表，表舉其子降。備又走依孫權。操自江陵順流東下以討權。權與劉備共拒之，戰於赤壁，大破之。備卜荊州四郡，留關羽守之。自率兵入蜀，取漢中，稱漢中王。時關羽在荊州，威勢大振，取襄陽，將襲許。操與孫權合兵攻羽，羽不屈，遂遇害。先是孫權爲魏公，又晉爵爲王。操死，丕繼爲魏主，迫帝讓位，是爲魏文帝，東漢遂亡。（西紀二二〇）

是時劉備據蜀，孫權在吳，與魏成鼎足之勢，是爲三國。備聞曹丕篡漢，遂即帝位，稱昭烈皇帝。

帝。旋率兵伐吳，與關羽復仇。兵敗，昭烈夜遁白帝城遂死焉。子劉禪立，是爲後皇帝。諸葛亮輔政，與吳修好共圖魏。於是魏文帝率軍征吳，前後二次，無功而還。文帝歿，太子叡立，是爲明帝。後二年孫權亦即帝位，都建業，是爲吳大帝。

蜀諸葛亮勵精圖治，謀復中原。平南蠻後，遂出師北伐，雖屢破司馬懿軍，但因運糧不易，終不能成功。後與吳約同時伐魏；進兵至五丈原，與司馬懿相持。未幾亮卒，姜維等遂率軍而還。

蜀自諸葛死後，國事日非，無力北伐。明帝因遣司馬懿平遼東。未幾明帝歿，廢帝繼位，曹爽，司馬懿輔政。懿與其子師，昭謀，殺爽，自爲丞相。自是司馬懿傾一時。懿卒，子師爲撫軍大將軍，廢帝立高貴鄉公髦。已而師卒，弟昭爲大將軍，自爲相國，封晉公。旋又廢帝立常道鄉公璜。

蜀姜維當國，繼諸葛志，攻祁山，無功而還。司馬昭遣鄧艾，鍾會伐蜀。姜維守劍閣，鍾會攻之不能拔。時鄧艾與諸葛瞻戰於綿竹，大破之。乘勝至成都，後主出降，蜀遂亡。（西紀二六三）

司馬昭自滅蜀後，威勢益盛，遂晉尊爲晉王。既而昭卒，子炎嗣爵，遂迫廢帝禪位，是爲武帝；至是魏亦亡。（西紀二六五）

蜀魏既亡，吳仍據江南稱帝號。孫權歿，歷數主而至孫皓；性驕暴，耽酒色，吳政大亂。晉武帝命杜預王濬大舉伐吳。自荊州，順流東下，至建業，吳主出降，吳遂亡。（西紀二八〇）

武帝既統一天下，懲曹魏孤立而滅亡，乃大封宗室，使爲屏藩。立子衷爲太子，納賈充女爲太子妃。武帝日就於宴樂，淫佚殊甚，無心於政事。同時又撤去州郡武備，許諸夷族入內地雜居，遂兆晉室滅亡之禍。武帝歿，惠帝立，性黯弱，於是內亂驟起。時汝南王亮主國政，擅威福。賈后與楚王瑋謀除亮。繼而殺瑋，又殺太子及楊太后。用張華，裴頠，自握政權。趙王倫與孫秀，齊王冏

合兵入宮弑賈后，又殺張，裴，自爲相國。未幾廢帝自立。齊王冏，河間王顯成都王穎，共起兵誅倫。惠帝復位，以冏爲大司馬，穎爲大將軍，顯爲侍中太尉。旋穎，顯，各還國，冏獨留京師，專政權，施澤威。長沙王乂起兵討冏，殺之，遂掌政權。顯，穎，又起兵攻之。穎入京師因爲丞相，又自立爲皇太弟。尋還鄴，僭修日甚。後顯，穎，火併；顯乃廢穎而立豫章王熾爲皇太弟，大專政權。未幾東海王越起兵攻長安。越乃奉帝還京師。旋顯，穎皆被殺，八王之亂始平。

八王亂後，國內紀綱廢弛，五胡遂乘機而入。來自北方者爲匈奴鮮卑等之蒙古種，來自西方者爲氐種；尤以匈奴爲猖獗。漢末，即雜居山西北部，至魏共分五部，及晉時，移居塞內，勢力漸增。當時匈奴出一俊傑名劉曜，博通經史，兼習武事，繼父爲左賢王，又爲五部大都督。八王亂起，潛至左國城稱大單于，國號曰漢。淵子聰又驍勇，且通經史；族子曜及部將石勒，王彌等均富勇略。惠帝沒，皇太弟熾立，是爲孝懷皇帝。淵已稱帝，都平陽。屢遣劉聰，石勒來犯。淵死，聰殺太子和而自立。復遣劉曜，石勒來寇。太傅越，及王衍率兵拒之。會越罹疾死於軍中，晉軍大亂。石勒乘勝陷洛陽，帝被執遷於平陽。帝姪秦王入長安建行台。開懷帝被殺，遂即位，是爲孝愍皇帝。未幾劉曜來寇，破晉軍入長安，帝遇害，西晉遂亡。

鄒那王容鎮建業，聞愍帝死，遂即帝位，（西紀三一七）偏安江左，是爲東晉元帝。北方大族多南遷避難。是時北方五胡十六國，互相攻伐，戰爭頻年。併吞結果，僅餘鮮卑人之前燕，及氐人苻氏新建之前秦二大國。秦自苻堅即位，用漢人王猛爲政，依次削平北方各國，統一中原。

東晉元帝即位初，用王導掌機政，王敦總征討，王氏漸盛，群從子弟，皆列驛要。後王敦爲鎮東大將軍，又恃宗族之強，漸圖不規。終起兵武昌，以誅劉隗，刁協爲名，進迫石頭城。帝以王導

戴淵率師禦之，大敗而還。帝不得已，遣使求和；以敦爲丞相，都督中外軍事。敦殺戴淵等，還武昌，暴戾益甚。帝憂憤而崩，太子紹立，是爲明帝。帝聰明仁孝，爲太子時，與庾亮、溫嶠爲布衣交。及即位，與王導、庾亮、溫嶠等謀討敦。敦謀篡益亟，移軍姑孰。會敦羸疾，其兄含率衆向京師，帝自奮戰，大破含軍；敦亦病死，於是官軍大勝，內亂悉平。帝在位三年崩，太子衍立是爲成帝。

帝以王導、庾亮輔政。初王導以寬得衆，及庾亮用事，任法裁物頗失人心。時蘇峻督軍歷陽，陰有異圖。舉兵犯闕，庾亮走尋陽；時陶侃鎮武昌，溫嶠與亮推陶侃爲盟主，起兵討峻，平之。及陶侃卒，亮代鎮武昌，時北方漢亡趙興，其主石虎屢遣兵來寇，亮上疏討趙，恢復中原不許。未幾亮卒，弟翼代鎮武昌。成帝殁，鄒王岳立是爲康帝。

庾翼在武昌，常以滅趙取成爲己任。因遣使與燕王慕容皝，涼王張駿約兵圖趙。帝以翼爲都督，移鎮襄陽。翼以桓溫爲先鋒。未及帝崩，太子聃立，是爲穆帝。以會稽王昱爲撫軍大將軍，錄尚書事。會庾翼卒，昱以桓溫代。時成主失德，人民離叛；溫乃率兵滅成。由是溫之威名大振。時趙內亂，溫上疏北征。朝廷思以抗溫，以殷浩負盛名，都督揚、豫，徐等五州軍事。浩遂謀進取，連年無功。又伐秦失利，溫乃請帝廢浩爲庶人；由此大權悉歸於溫。溫又率師伐秦，因糧盡班師，至洛大破姚襄軍，置鎮戍而還。穆帝崩，鄒王丕立，是爲哀帝。仍以昱輔政，溫都督諸軍，加揚州牧。帝在位三年崩，弟鄒王奕立，是爲廢帝。溫率兵至建康，廢帝而立會稽王昱，是爲簡文帝。溫之威權，震於內外，率兵還姑孰。帝在位一年崩，太子昌明立，是爲孝武帝。溫初望讓位，又讓求九錫；謝安等在朝故緩其事。溫尋卒。

方是時也，秦苻堅統一中原，雖有南下之勢。晉帝思有以禦之，以謝安經玄鎮廣陵。玄以劉牢之爲參軍；將卒善戰，號北府兵。未幾苻堅果大舉入寇，投鞭斷流，勢不可當。帝以謝安爲征討大都督，玄爲前鋒都督拒之。戰秦兵於淝水，大破之。安欲乘勝克服中原。然帝委政於會稽王道子；道子與安有隙，安遂外出而卒。帝以江南無事，終日酣飲，不理朝政。又忌道子專政，引用王恭，殷仲堪等以抑道子。帝在位二十四年爲張貴人所弑。太子德宗立，號安帝。

安帝愚昧，委政於道子。時王國寶用事，極專恣。王恭，殷仲堪等起兵以誅國寶爲名；道子因斬國寶，王殷始罷兵。時東方騷然，教匪孫恩起兵作亂，八郡響應，勢甚猖獗。帝命劉牢之討平之。彭城劉裕爲牢之參軍，討恩有功，遂漸著名。

時桓玄在江州，驕恣希異志。舉兵江陵，入建康，殺道子，迫帝禪位。劉裕與何無忌，劉毅等起兵討玄，大破之。玄遁入蜀，途被殺。帝乃復位，以裕都督十六州軍事；裕之威勢益振。

南燕主屢寇晉境，裕率師討之，執其主慕容超歸。適孫恩黨餘黨循由番禺出兵，進襲建康。何無忌戰死，劉毅敗績，勢甚危急，裕還與循戰大破之。劉裕既立大功，殺戮同功諸將，又驅逐晉宗族，遂爲太尉，都督荆揚等二十二州軍事。尋率懷道濟等，討後秦滅之。還爲相國宋公，因弑帝，立琅琊王德文，是爲恭帝。裕又進爵爲宋王，遂受晉禪卽帝位，號曰宋武帝。

東西晉共百五十六年，至是遂亡。（西紀四二〇）自西晉末年，五胡跋扈於內地，先後建立兩趙，三秦，四燕，五涼，漢夏，等十六國，互相攻伐者垂百餘年。至是北有魏，盡併北方諸國；南有宋，雄視江左，是爲南北朝。

第二章 社會背景

自秦廢井田，兩漢因之，貧富懸殊，經濟崩潰，社會紛亂因之而起矣。貧者佃耕，常年勞碌，櫛風沐雨，收穫無幾，納稅而外，僅足餬口。馴至富者益富，貧者益貧，天下耕地，多爲貴族富豪所兼併。武帝時董仲舒曾上疏云：「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錫之地……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用？或耕豪民之田，見稅十五，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東漢開國，土地兼併之風，更甚於前。試讀王充論衡斷訟篇：「王侯貴戚豪富，舉朝奢以作淫巧，高負千萬，不肯償債，小民守門號呼，曾無愜惕，慚忤，哀矜之意。」仲長統昌言理亂篇亦有：「使餓狼守庖廚，飢虎牧牢家，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斲生人之骨髓，……棄人之室，連棟數百，背田滿野，奴婢千萬，徒附萬受。」農民既如此困苦，於是遊食之徒，咸棄農而務工商；生產消費，益不相準。逐利之民，操其奇贏，乘人之急，物價倍踊，無農夫之苦，而有千百之得。猝遇飢年，流僞奴隸，轉死於溝壑，率多農民也。故和，安以後商業及奴隸生產發達，而農民亦愈凋敝矣。「今舉世舍農桑，趨商賈。牛馬車輿填塞道路，游手爲功，充盈都邑。治本者少，浮食者衆。商邑翼翼，四方是極。今察洛陽，浮末者什於農夫，虛僞遊手者什於浮末。是則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婦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王符潛夫論浮修篇）

農民破產，土地兼併，則豪族興起。和，安以後，國家任才選舉，便爲豪族所壟斷，士子輩庸，則「以族舉德，以位命賢。」（潛夫論論榮）「虛譽則知以德義爲賢，實處則必以閭閻爲前」

（潘夫論交際）政府既不廣才藝以叙官宦」（昌言損益篇）則所登庸之吏，率多無識之輩；一旦得權，則徒知結黨營私，剝削人民，國計民生則不顧也。是以東漢末葉，外戚宦官迭相專政；官僚樹黨，互相傾軋。馴至綱綱紊亂，刑名不修；富豪窮修，武將跋扈，至獻帝天下大亂便不可遏止矣。曹丕典論自序云：「初平之元，董卓弑主鳩后，傾覆王室。是時四海既困中平之政，兼董卓之兇逆，家家思亂，人人自危。山東牧守，咸以春秋之義，衛人討州吁於濮，言人人皆得討賊。於是大興義兵；名豪大俠，富室強族，飄揚雲會，萬里相赴。袁、豫之師戰於滎陽，河南之甲陳於孟津。卓遂遷大駕，西都長安。而山東大者連郡，中者嬰城邑，小者聚阡陌，以相吞滅。會黃巾盛於海嶽，山寇暴於并冀。乘勝轉攻，席捲而南，鄉邑望煙而奔，城郭觀塵而潰，百姓死亡，暴骨如莽」。

魏承大亂之後，鑒於民生凋敝，乃首招流民耕種田地。魏志衛覲傳載：「魏書與荀彧曰：關中膏腴之地，頃遭荒亂，人民流入荊州者十萬餘家。聞本土安寧，企望思歸。而歸者無以爲業，諸將各競招懷，以爲部曲。」因此豪族莊園日漸發達。政府又設屯田制度。或募農民耕種，或以士兵。其制以五十人爲一屯，屯置司馬，屯田佃兵，如用官牛，則官得農產物十之六，餘歸佃兵；如自備耕牛，則官與佃兵平分產物。同時又注意農業生產技術。故農業日漸發達，而民生日用亦漸充裕。在中原莊園或隸屬於政府，或隸屬於豪族。所謂豪族，或係武將家族，或係士人家族。此等掌握屯田之豪族在地方兼領刺史，管理軍旅，所謂都督某州軍事；在中央便爲最高軍事領袖。曹操死後，權在司馬，或爲太尉，或爲大將軍。二公九卿惟拱聽聽命而已。

魏初雖行封建，但魏文猜忌爲心，同姓諸王有同幽繫。晉袁準論之最詳：「魏承大亂之後，民人損滅，則以古始。於是封建侯王，皆使寄地空名而無其實。王國使有老兵百餘人以衛其國；雖有

王侯之號，而乃儕於匹夫。縣隔千里之外，無朝聘之儀，鄰國無會同之制。諸侯游獵，不得過三十里。又爲設防輔監國之官以伺察之。王侯皆思爲布衣而不可得。」（三國志注引）其宗室以大將軍握兵柄者，先後但有曹真，曹爽二人而已。而曹爽又爲司馬懿所殺。自是魏政全歸於司馬矣。

關於選舉，魏初行九品中正制。中正係政府派遣之官吏，主持州郡人才之選舉。緣自東漢時代，以孝廉方正，登錄人才，故多氣節之士。但至末季選舉爲地方官所主持；地方官又隸豪族及中央勢族之指派，故弊端滋生。魏文欲革此弊，令州郡各置中正；州置大中正，郡置小中正。先由小中正選取本地之人，依學行之差別，銓次等級以爲九品，上之大中正，大中正檢其實乃上之司徒；司徒再檢，乃付簡書，然後加以選用。立意良佳，但中正仍聽命於地方豪族；且中正大抵由豪族充任。九品中正之制，遂成爲士族獨占政府地位之制矣。

晉承魏後統一中國，關於農業除依魏制而行屯田外，又立均田之制，以防兩漢土地兼併之弊。均田乃井田遺意，無男女老壯之別，凡人民皆授以田。男七十畝，女三十畝，此法莊稱公允，實施之初，頗著成效。加以兵革止息，交通恢復，各地商民又復自由流通，商業漸爲發達，故當時社會安寧，民生富裕：「牛馬被野，餘糧棲畝；行旅草舍，外閭不閉。民相遇者如親，其匱乏者取資於道路，故當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謠」。（干寶晉紀總論）

但此富庶，猶如朝華。曾幾何時，士族及鉅商，以其雄厚之勢力，無盡之資財，利用飢饉之年，又開始兼併農夫之土地。且士族多不納稅，受其保護者亦可豁免，故獨立之農民至此又不得不受士族之蔭庇而流爲農奴矣。有不願爲農奴者，則賣身爲奴婢。商人又操縱居奇，敲詐農民。結果富商望族日富，而農民便日趨於沒落矣。傅玄劉劭曾之曰：「商賈專利，則四方之資困，民擅山澤，

則兼併之路開。兼併之路開，而上以無常役。下賦一物，非民所生，而請於商賈，則民財盡賤，而非常暴貴；非常暴貴；則本竭而末益，末益本竭，國富而民安，未之有矣。」（傅子）又云：「都有專市之賈，邑有傾世之商，商賈富於公室，農夫伏於隴畝而墮溝壑。」（全上）

豪族鉅商，富力既日益增加；生活便日趨奢靡。衣珠繡之衣，踐雕玉之履，一簪之飾，值千金之價，婢妾之服，兼四海之珍，鐘鳴鼎食，淫侈並興。（見傅子大意）於是流風所及，瀾漫社會，而人人無不競尚修華矣。太康時傳成上書痛詆其弊：「竊謂奢侈之費，甚於天災，古者粢有茅茨，今之百姓競豐其屋。古者臣無玉食，今之賈豎皆厭羶肉。古者后妃乃有殊飾，今之婢妾被服綾羅。古者大夫乃不徒行，今之賤隸乘輕驅肥。」（晉書卷四十七）

社會既競尚浮華，故拜金之教起。元康以後，貨幣追求之風，盛行於世。時人魯元道嘗作錢神論譏諷時俗。彼以金錢能決定一人之社會地位：「失之則貧弱，得之則富貴。錢多者處前，錢少者居後；處前者為君長，在後者為臣僕」。顯宦達官蠅求無厭：「京邑衣冠，疲勞講肄。厭聞清談，對之睡寐。見吾家兄（金錢）莫不驚視」。金錢又可判是非決生死：「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爭非錢不勝，幽滯非錢不拔，怨讎非錢不解，令聞非錢不發」。

一言政治，晉世中央政府有尚書，中書門下三省，及九卿，以分掌諸政。又以太宰，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大司馬，大將軍稱八公，位在三省九卿之上。地方官則郡有太守。又鑿曹氏孤立而亡，大封同姓為諸王。除苛制，諸王得自選國中長吏。又命各以戶邑多少分五等以定軍制；諸王又得兼制吏部督軍事。故諸王權大，操縱朝政，釀出八王之亂。

至於選舉，晉沿魏制，施行九品中正之法。但兩晉尊尚門閥之風，較魏更甚。為中正者，分別